

星期天上午,邻舍琴声未响,呵斥声先至,那位母亲为女儿钢琴考级焦虑不已。想象得到,已过八级的女孩此刻面对一排黑白琴键,眼神黯淡。钢琴学习者常止步于这道难以逾越的门槛,八级弹出音符,九级要弹出音色,这是从模仿到诠释的跳跃。母亲有执念,将全部希望押在一架钢琴上,孩子机械地敲着琴键,指尖下流淌的德彪西的《月光》,已经笼罩了一层阴影。

我有位中学同学,父亲是我们年級的语文老师,满腹诗书,为儿子取名“为彦”,寄予厚望,“彼其之子,邦之彦兮”。中学毕业,为彦同学分到厂里,再没捧过书本,业余空闲,寻欢于“方城雅集”。退休后又搬了新居,搭档散失,路边看到牌局,一看半天。同学数落他不思进取,“堕落”如此,说他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活法,只要自己觉得开心乐意就行。话语平常,却通透实在。是的,看牌桌上东风起、西风落,如同你卡拉OK、广场舞,他书不释手、吟诗作赋一样,只是情趣不同,快乐不分高低。在寻求开心,让自己拥有满足感、幸福感的目标上,我们都差不多。

人这一生,常被一种执念所困,总想再好一点,再高一点,再多一点,也会将下一代当作未完成自我的续篇,仿佛前程是永远差一分就优秀的考卷。老子说,“知足不辱,知止不殆,可以长久”。知足当然不是躺平,而是在筋疲力尽时停下脚步;知止也不是放弃,而是在欲望悬崖前勒马。《菜根谭》更直言:“知足者仙境,不知足者凡境。”凡境则是被烦恼、焦虑所困,如陷泥沼的苦境。仙境不在蓬莱,而在知足者的心中,是让生命重新轻盈的起点。

刷到一个视频,演员吴越让她父亲、著名书画家吴颐人给她写一幅字:“差不多得了”。吴颐人对女儿的请求颇感诧异,因为他人求字多是“自强不息”“锲而不舍”之类条幅。吴越解释说,她在拍戏时常常因追求完美而反复琢磨,与人相处时也容易思前想后,甚至连购物都会纠结至深夜。后来她告诉自己:我无法事事必得,我会失败的,我不要什么都要拿第一名,差不多得了。吴越说,差不多得了,并非敷衍了事,而是一种学会

当年第一次上复兴岛渔船出海,老船员就对我说,海上的淡水不比陆地,是稀缺资源。海水不能直接饮用,它的盐分太高,喝了会引起脱水、脏器衰竭等严重后果。另外,即使大暑天,也不能用海水冲澡,海浴后不用淡水冲洗,会干燥脱皮结盐粒,不值当。

老船员的话应验了。那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个冬天,我们300吨的冰鲜渔船——至20世纪末,冰鲜渔船被冷藏舱渔船所替代——驶入北方的黄海石岛外渔场作业,捕鱼淡季得昼夜放网连轴转,以求积少成多。我船运势不好,没碰到好天气,也没网到好渔获。饭师傅告知船长老郁,说淡水所剩无几。出来半个月也该回去了,大家开始做返航准备。没承想老郁把大家叫到船长室开会,他这个人平时待人和气,这次却铁青着脸说:“从今天起控制用水,水用光后,把冰舱里的机冰融化后再用”。

在海上,船长的话是不容置疑的。当淡水用完,我们每次在冰舱冰好渔获后,就用冰斧掘冰块,装满铅桶吊上来,倒入锅中融化烧开,供饮用、洗漱。当年的机冰制冷剂掺入了氨气,融化后

放过自己的生活智慧。吴颐人欣然提笔,以遒劲的楷书写下这五个字,并欣慰地称赞:如此感悟,比写一百幅“自强不息”都强。

有一段时间热衷于炒股,我当然知道股市中的“止盈”策略,也设定盈利百分之二十时卖出一半,但看到盘中红线蜿蜒攀升,一幅财富画卷徐徐展开,很难按下卖出的快捷键。更有高峰在前头,总想卖在最高点,早将“止盈”置于脑后,于是不断错过止盈时机。股指上上下下,心情随之起起伏伏,一旦价格反转下跌,账面盈利快速缩水,惨烈时甚至亏损百分之三十。直到此时,方才深觉古人“持而盈之,不如其已”的智慧何其深邃精准。人生犹如股市起起伏伏,止而后有定,定而后能安。差不多得了,不是向平庸低头,而是向生活致意;不是妥协的叹息,而是智慧的吟咏。

孩子作业簿上字迹潦草,玩具收拾得不彻底,但只要字迹清晰可辨即可,玩具大致归拢便罢,差不多得了。留一点不甚整齐、有些凌乱的余地,恰是给孩子留出呼吸的空间。那行歪斜的笔画,也是独立书写的勇气;散落地上的乐高积木,正搭建未来建筑师的愿景。教育的真谛,不在纠正每一处瑕疵,而在守护那颗愿意尝试的心。若事事苛求“工整”“归位”,反而可能会压垮天然的好奇与自在。

朋友交往,你发去一句“近来好吗”的问候,对方半天才回了个表情包;你在聚餐时抢了买单,对方只是淡淡说了声“谢谢”,友情往来,贵在自然流淌,即便断点延迟也是有回应,差不多得了。长久的关系不靠即时响应维系,而是彼此心底知道对方在线的笃定。微信秒回,礼物对等,这些细节若对方浑不在意,你又何必锱铢必较?强求一次次闭环,反而让温情变了味,成了履约的负担。

邻舍那架钢琴泻出《致爱丽丝》的旋律,有段时间了,侧耳倾听,在弹奏的女孩指尖似乎挣脱了考级的束缚,音色圆润如珠,旋律溪水般流淌,没有宏大的结构,没有炫技的段落。乐曲进入F大调的中段,琴声忽然明亮起来,像云层裂开一道缝隙,阳光洒在旧日庭院,那里有笑声,有裙裾飞扬,有对童年与自然的纯真向往……

有一股难闻的氨气味,喝起来苦涩,只能放点茶叶凑合。渔获好转,老郁的脸色也好了。一周过去,机冰用完,返航。途中,

沧海无“水”

王坚忍

海上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,我们拿出脸盆铅桶接雪片。老郁叫我们把所有舱房的热水瓶都拿到厨房,他围上饭单,亲自烧水给大家灌水。那水真的叫一个好喝,清冽甘甜美爽。

时间到了2010年,我采访了上海远洋金枪鱼围网船队的一位领导,他曾随1200吨围网船,奔赴远离上海5000公

远在海外留学的儿子每每和我说说吃的东西,总有一样不会漏,那就是霜打青菜!为了吃这一口冬天特有的时蔬,他甚至不惜辗转十几个小时坐飞机回来。

儿子小时候是个小胖子,尤其喜欢吃肉类,不喜欢吃蔬菜,于是外婆就煞费苦心地为他做上海菜饭。香软的大米,鲜甜的霜打青菜,再佐以少许广式腊肠、自家腌制的咸肉,小家伙吃得亦乐乎。吃完一碗后每每想添饭,他都会假意念叨:“我就盛一点点饭糍(锅巴),菜饭的饭糍最香……”实则是又盛一碗。

外婆还会用霜打青菜给他包虾仁馄饨,饱满鲜美的馄饨用鸡汤做汤底,这也是他的最

养育

《楚游日记》崇祯十年(1637)二月二十三日记:“是日风和日丽,为入春第一日云。”

什么是“入春第一日”?二全注本皆无注,译文或作:“这一天风和日丽,是入春以来第一个晴朗的日子。”或作:“这天风和日丽,是入春后天气最好的一天。”湖南版选注本出注云:“入春第一日:入春以来天气最好的一日。”然而问题绝非如此简单!

《楚游日记》开卷就有“丁丑(明崇祯十年)正月十一日,是日立春”的记述,换算成公历是1637年2月5日。明崇祯十年是“双春”年,据郑鹤声编《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》(以下简称“郑表”),第一个立春日在农历正月初九日,即1637年2月3日,徐霞客所记适延后两日。《粤西游日记四》崇祯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(1638年2月5日)也有“是为立春日”的记述,据郑表,崇祯十年的第二个立春日是在农历十二月二十日(1638年2月3日),《游记》也有延后两日的误差。

另据郑表,崇祯十年的春分日是在二月二十四日,即1637年3月20日,与徐霞客所记“入春第一日”

再说吧。渔梁坝位于歙县徽城镇的渔梁村,离县城并不远。抵达渔梁村后,便可后的第二天上午,我叫了一辆网约车便向渔梁坝的方向驶去。司机顺口说了一句渔梁坝正在维修,仿佛朝我兜头浇了一盆凉水。但他又说,远远地还是可以看的,让我又安心了些。既来之,则安之,心想去看了



万里浮冰(摄影) 安 闲

喝。上海运输船一年来几次,供给5—10吨饮用水。洗菜、煮饭都用海水淡化器制造出来的淡水,昂贵,半升柴油只能制一升淡化水。雨季时,上午阳光还似火焰烧烤,下午便大雨滂沱潮气漫漶。我们的船顶上布满一条条水槽,水槽外用长方形竖立的条框拦住,一根水管一头插进条框,另一头伸入一个铅皮大桶的孔里。如果雨水干净,可以煮饭或饮用。即使能喝

爱。慢慢地,他就爱上了吃蔬菜,不知不觉中霜打菜也成了乡愁的代名词……他曾经给我看过美国超市里卖的塔棵菜,样子非常好看,碧绿锃亮,价格自然不便宜,大概合人民币

霜打菜

20元500克。他欣然买下,结果味道却不尽如人意,他说是脆生生的,不像家里的霜打菜甜而糯。

最近非常火的冬去春来饭,其实也用了霜打菜,和上海菜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,食材有春笋、霜打青菜、腊肠、腊肉、香菇等,颜色

什么是“入春第一日”

赵伯陶

虽有一天的误差,但可以断定其所指就是“春分”,这一天与当年的“立春”日相差一个半月之多。无疑,所谓“入春第一日”就是“春分日”的另一种表达,也反映了古人对二十四节气中“春分”重要性的认知。在二十四节气中,春分、秋分、夏至、冬至这四个“中气”简称“二分二至”,在反映太阳周年视运动轨迹中具有特殊意义,因为冬至、夏至时刻,古人可以通过正午测量圭表表影长度准确获取(冬至影长,准确性更高);而昼夜相等的春分、秋分也可据此测算得出,但其准确性低于“二至”,这当是《游记》根据当时“皇历”对“第一天”春分日记述有误差的原因。

著名考古学者冯时先生根据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发掘,考证出距今6500多年的墓中四个殉人,分别代表着春分、秋分、夏至、冬至“四神”,这远早于《尚书·尧典》对于“二分二至”所谓“四时”的记述,可见远古先民对于“四时”(不同于“四季”)

上徽州一带山多地少,受地形限制,陆路交通非常不便,但水系发达,开辟水上航运便成了一条出路。隋末唐初,当时的越国

渔梁坝的传奇

刘 蔚

以看见不远处一座石砌的大坝宛如一条青龙横卧在练江上。由于处在维修状态,大坝旁遮挡着防护铁皮,但渔梁坝的形状大体还是可以看清楚。历史



万里浮冰(摄影) 安 闲

上一杯雨水,对在赤道烈日下挥汗如雨作业的船员来说,也无疑是沙漠里的甘泉,极为珍贵。略微浑浊的雨水,可用来洗澡、洗衣服。我们在家每天淋浴是稀松平常的,但对围网的船员来说,太难了,尤其在旱季。近來我听说,因海水淡化器的技术进步,现在制造一吨淡水只要几元钱,洗澡也不难了。融冰、接雪取水,已经成为过去式。

也是姹紫嫣红。寓意也是很好的,冬去春来,苦尽甘来,有老百姓祈盼物阜民丰好年景那味儿了。儿子假期结束,为了弥补他错过家中年味的缺憾,临行前我特地为他提前包了蛋饺、肉圆、面筋塞肉,做了全家福汤,给他搭配冬去春来饭吃。有时我也会打趣问他,学成后回不回国?他总是斩钉截铁一个字:“回!”我调侃他是去北美“洋插队”,他也笑着回答我:“我去受霜的洗礼,只有像青菜一样凌霜傲寒,才能冬去春来,苦尽甘来呀,我在你身边,衣食无忧,岂不是如同长在温室大棚里一般?”是啊,唯有经霜的青菜才分外甘甜!

认识的深刻。

《楚游日记》崇祯十年(1637)四月二十六日日记:“舟人登市神福。”二全注本皆注云:“神福:祀神祝福。”选注本则注云:“神福:神灵所祐之福。此处指船夫祭神求水路平安。”其实《游记》所谓“市”,乃购买意;所谓“神福”,乃“纸马”,即旧时祭神所用印有神像的纸。据郑表,崇祯十年四月二十七日,即公历1637年5月21日,这一天为二十四节气中的“小满”。清顾禄撰《清嘉录》卷四《小满动三车》有云:“小满动三车,谓丝车、油车、田车也。”旧时“小满”在南方的重要性可见一斑,湖广与江南同属水乡,小满祭神风俗略同。这也正是“舟人登市神福”的原因。下文“舟人泊而享饩”,即谓舟人停船后吃祭神的祭品,可见祭神是在船上通过礼拜纸马进行的。

二十四节气与农耕社会密切相关,如立春日“鞭春牛”就是古代州县官主持的盛大劝农活动,几乎遍及全国。

通过徐霞客对有关二十四节气内容的描绘,更可印证这部《游记》的百科全书性质不容忽视。唯有细读文本,方可进入“宝山”。



留下名字。正如都江堰,我们只知道设计者是李冰,他是以蜀郡太守的身份,奉秦王之命主持修建都江堰的。明代主持营建紫禁城的劄样可能是个例外,他出身于木匠世家,有一手巧夺天工的手工匠技,在规划、设计及营建紫禁城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,最终官至工部左侍郎。但如果没有这一身份,劄样能否在史书中留下名字和记载,亦未可知。那么,那些参加了渔梁坝修建的工匠们真的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了吗?也未必。因为渔梁坝还在发挥泄洪、防旱、灌溉的效用,只要滔滔的练江水不断地从渔梁坝上流过,就是在诉说那些工匠们的不朽功绩;也许他们不知道,正是他们的智慧与努力,改变了徽州人的命运。

徽州自古以来山多田少,农业生产无法保证百姓的温饱,外出经商便成了不少人的选择,于是才有了那句饱含辛酸的老话:“前世不修,生在徽州,十三四岁,往外一丢。”而这“一丢”的起点,就是渔梁坝。古徽州一府领六县,作为府治的歙县与绩溪外出的徽商最多,他们中的十之八九就是从渔梁坝的码头登船,带着茶叶、木材、丝绸、宣纸、歙砚等物资顺流而下,往返苏浙等地,又把盐、布匹、洋货运回,由此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。在现代公路开通前,渔梁坝热闹非凡,码头上最多时日停靠300余艘船只。水运的繁荣刺激着岸边形成了一个个状似鱼形的街镇,它就是渔梁村。今天,它依然静静地矗立在渔梁坝的北岸。

渔梁坝堪称“要致富,先修路”的明清版,只是这条路建在新安江上。

七夕会